

#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改造的日子(1) ◆ 徐家俊

## 陈璧君的番号20304

1949年7月1日,陈璧君与日本女犯中岛成子一起从苏州移押到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女监(十字楼)。该楼高6层,楼顶有4个放风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院落,设施较齐全。解放前,这里原是关押外籍男犯和日本战犯的地方,每间牢房8个平方米,两扇高窗,还有一张固定的铁床、桌子、凳子和抽水马桶。当时女监干部就把陈璧君与中岛成子安排在一间牢房内。由于牢房内只有一张铁床,陈璧君年龄偏大,身体不好,就让陈璧君睡床,中岛成子睡地铺(1953年中岛释放出狱后,另安排一名中年女犯入内)。

提篮桥监狱的干部在收押陈璧君以前,针对陈璧君的性格、经历、罪行、身体等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尤其对她的称呼等细节作了认真斟酌。过去,陈璧君在国民党管辖的广州、南京、苏州监狱关押时,看守人员在各种场合,人前人都称她为“汪夫人”。有一次,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军官,在南京看守所因为叫了她的名字,而受到陈璧君的当面辱骂。我们是共产党管理下的新中国监狱,不管干部还是犯人,决不允许称陈璧君为“汪夫人”或“陈先生”。按规定,犯人在监狱改造期间,犯人之间一律称番号(监狱用语),干部称呼犯人也用番号,都不叫名字。

陈璧君入监后,她的番号为“20304”,简称304。中岛成子的番号为“20305”。简称305。由于所有女犯每人都有一个番号,对每个犯人都一视同仁,陈璧君也无话可说。当时,监狱犯人称管教干部为“先生”(后来改称“队长”),因此,陈璧君对干部通称为先生,对女监的监长、训导员等干部则以其所任职务而称之。

监狱干部考虑到陈璧君过去曾留学海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喜欢阅读书报,于是,每天供犯人阅读的报纸来了,一般先让陈璧君看,监狱图书馆书籍的借阅,也给她更

大汉奸汪精卫之妻、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因“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罪”,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从1949年7月起,在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多年前,笔者曾对管理过陈璧君的部分监狱女干部和陈璧君亲属谭文亮先生作过专访,询问当年陈璧君在监狱中的情况以及她病逝后遗体处理中的细节,同时还在上海某部门查阅了陈璧君的尸体检验报告。

多的方便。入狱初期,尽管陈璧君不认罪,不服判,但她看书还是十分认真的。1949年9月26日《新闻报》刊载的一篇《东方“巴士底”的解放,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参观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看到女汉奸陈璧君,头上包着一块白布,穿着蓝色的旧囚衣,躺在床上正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1949年底《解放日报》一篇《阳光照进监狱》的通讯中写道:“天字第一号奸首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在解放后积极多了,如每天向图书馆借书阅读消遣,最喜爱读的《联共(布)党史》《居里夫人》《母亲》等这类得以教育的书籍。”

## 一半时间住院治疗

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初期,不认罪,明显地存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想法。她常常把汪精卫挂在嘴边,说汪先生如何行刺大清皇室高官、被捕后如何英勇不屈,对汪精卫及自己的汉奸卖国行径毫无认识。进监不久,干部耐心地教育她,要陈璧君挖思想根源、写出自己的罪行时,陈璧君总是摇头,说:“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继而她利用谈话后的机

会,详尽地写下了自己的“革命史”,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冒死赴北京参加刺杀清廷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当监狱干部批驳陈璧君的谬论时,陈璧君还狡辩地说:我是反蒋,你们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竭力否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入狱初期,她还为了小事,竟绝食3天,与监狱干部相对抗。

尽管陈璧君不认罪,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有敌意,监狱干部依然对她耐心教育,相信一个人思想转变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监狱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其亲友、子女),通过通信、接见等途径做好转化工作。特别是针对陈璧君身体不好的现状,从关心她的健康,给她治病为“突破口”,以人道主义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她。陈璧君被捕前,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还有患了几十年的关节炎。虽然长期以来不断用药,但效果不大。在其病历卡上,还有着胆结石、卵巢囊肿等记录。监狱干部一方面对她进行教育,另一方面经常在伙食、生活上给予照顾,允许其家属在



一九五一年十月拍摄的陈璧君肖像照

接见的时候可以送一些点心和菜肴。

1952年9月24日,早晨起床后,陈璧君感到不舒服,胸口有点闷,走路站不稳。干部知道后,马上把她送到位于同一个大院内的监狱医院就诊。经医生仔细检查,发现她心律不齐,血压高达210/90。为了对她负责,陈璧君被留院诊疗。这是陈璧君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后的第一次住院。这座医院大楼高8层,启用于1934年,有300多张病床。让陈璧君想不到的是,监狱医院竟然还有电梯。她被送到了4楼的女病房,得到了医生的精心治疗。在医院内,设有专供犯犯做菜的小伙房,根据病犯的需要,烧煮小锅饭菜。陈璧君在伙食方面也受到照顾。10月6日出院,一共住院12天。这次住院给陈璧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个月不到,即同年的11月13日,陈璧君因高血压和脱肛再次住进医院,血压为190/100,并伴有痔疮出血。这次住院时间长达193天。1953年5月,陈璧君出院时,她诚恳地向半年多来日夜护理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一再表示感谢。

面对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陈璧君触景生情,不由回想起自己以前两次住院的情况。1925年,她与几位高官的夫人在广东,率妇女慰问团去东江慰劳军队。何香凝、陈洁如等女性都坐轿前行,唯有她自己好强,坚持骑马。刚走了几里路,一时兴起,鞭打马匹,导致坐骑奔跑,她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后来蒋介石亲自安排担架,把她抬到城里住院治疗,却仍然留下了关节疼痛的后遗症,每当阴雨连绵的天气,就会浑身酸痛。1933年6月,陈璧君因患肠炎,以“汪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的高档医院开刀动手术,医务人员殷勤服务。而现在她却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去看病住院。尽管前后身份不同,医院条件不同,但是治病的结果却是一致的。想不到共产党胸怀如此宽广,并没有歧视她、嫌弃她,而是积极为她治病,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这对陈璧君触动很大。

##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 46.浴火重生

公司的员工来自新疆各地,吃住在公司。火灾过后,他们不仅失去住所,而且钱和东西都没拿出来。有的手机、证件和3个月工资都被烧掉;有的还穿着睡衣,光着脚丫。9月底,新疆气温早晚已降至10℃以下。罗云让妻子为员工安排好住处,别让他们冻着饿着。妻子遵照罗云的吩咐,租下附近的农舍,给每位员工发放了2000元救济金,还给他们买来了被褥。

在库尔勒机场候机楼,罗云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乌鲁木齐租房的信息,并锁定了几处房源。必须尽快恢复生产,整个新疆的快件都从乌鲁木齐转运,转运中心一停,中通发往新疆的快递件都要延误。他打电话给大儿子,叮嘱他:马上去买8台电脑,第一时间恢复中通的客服。大儿子在国外留学,放假刚到家。

27日凌晨,罗云乘坐的飞机降落乌鲁木齐机场。他打车直奔公司,因火灾事故尚在调查中,消防部门封闭了火灾现场,罗云只能在外面看那座熟悉的小楼,夜色中,小楼白色的楼体被烧得一片焦糊,彩钢板构造的墙体扭曲变形……

面对王真歌的父母,罗云被愧疚与自责淹没。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该赔付死者家属40多万元,一位亲戚提出一些额外要求,赔偿额升为60多万元,罗云二话没说,吩咐妻子带着王真歌的父母去银行,将60多万元打给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失去了爱女,远比自己损失大得多,假若钱能减少悲伤和痛苦,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些?

安葬完王真歌,王小真却对父母说,她要留下来,尽管这场大火让她失去妹妹,可是她不会离开新疆中通,不会离开这个集体,这个重情重义的老板。

8台电脑买来了,就在库房没有烧尽的地方接通了网线,客服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沉重的打击,加上连续两三天没日没夜地奔波操劳,罗云两眼充血,声音嘶哑得说不

出话来,他对其他股东说:“大难当头,你们谁都不要逃。新疆中通的网络不能垮,这么多人不能没饭吃。”

股东表示,他们没有钱来赔。罗云说:“你们放心,所有的赔偿,我一个人来扛,挺过这个劫难,你们要走,我罗云摆酒送行!”他一边跟房东谈判,一边派员工把没有受损的快件发送出去,对受损的快件,马上联系客户,商量赔偿事宜。转运中心烧毁了,传送带没了,他们就在院子里拉线绳,挂挂牌,全部手工操作,直到最后一票快件发送出去。

罗云跟房东盘点火灾造成的损失,一项一项地进行评估,最后,认定新疆中通要赔偿房东及恒发彩钢300多万元。罗云答应了,可是他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请他们宽限几天。他们却坚持钱到才能放行被扣车辆与设备。

在罗云孤苦无助之际,远在上海的赖梅松得知新疆中通发生特大火灾,立即指示:致电新疆邮政管理局给新疆中通以帮助;启动网络互助基金给他们以救济,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互助基金会给罗云拨去第一笔救济金10万元,新疆邮政管理局的领导赶到火灾现场。在这一生最艰难的时刻,满嘴大泡,两眼血丝的罗云得到了总部的支持,热泪盈眶了。

新疆中通在重創之下开始二次创业。2012年10月,他们收到互助基金会拨出的第二笔救济金20万元,罗云用这笔款购买了传送带。赖梅松又批示,为新疆中通减免部分费用,其中最有力的一条是每单快件减免0.3元,直到2013年年底,助他们浴火重生。仅此一项就到新疆中通减免40多万元。

罗云感激不已,加快了对新疆中通的整体投入。他坚信赖梅松的那句话:谁舍得投入,谁就能有大的发展,谁就能拥有未来。

2014年12月底,笔者采访罗云时,他骄傲地说,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新疆的网点已由火灾前的30多个增到140多个。新疆的所有城市都开通了网络班车,即便新疆最偏远的地区,也基本能做到当日寄,次日达。整个新疆的业务量已从每天1000多件,增加到七八万件,翻了几十倍!这是一个令同行吃惊的、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到2014年7月,中通网络互助基金集资超过了2000多万元,发放救助金100多笔。

明起连载《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 45.新的身份

对着笑吟吟的许处,董韶军像得到一个完美的解释一样,跨出了一步,轻声道:“算我一个。”“算我一个。”骆家龙也站出来了,理想离他如此之近,没有理由不抓住。

到这个时候,鼠标、豆包之流终于也坚持不住了。之前李二冬迈了一步,又退回去了,此时看骆家龙都出去了,这回不等他们了,“噌”的一声出去了,生怕误了时辰。这才发现,鼠标、豆包几乎和他是并列出来的,在他们三个人身后跟着的是孙羿。

眨眼间,像是戏剧性的变化一般,众学员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志愿者,一边是退缩者,九对一,九个兄弟,对着一个人:余罪。

不少人回头看着,都眼巴巴等着余罪上来。余罪不时地皱皱眉头,面露难色,发展得太快,时间又过短,在取舍之间,实在让他踌躇。

“出列的注意,仔细听好下面的安排,你们将会从这里开始,被戴上铐子送走,路上会有人安排该怎么做,关于你们新的身份的资料已经制作完成,给你们每个人三分钟,记熟资料上嫌疑人的姓名、年龄、籍贯,提醒一点啊,把自己当成谁都能,千万别把自己当成警察,否则进了看守所,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许平秋道,招着手,林宇婧把一叠资料分发给了众人,那上面是警用格式的户籍资料,除了照片,全部被嫁接过了。

比如鼠标一看他的资料,名字变成了康大勇,居然有前科,惊得他嚷了句:“啊,怎么把我的照片贴成诈骗犯的名字了。”

众人哄笑,都乐了,危险很远尚不足虑,可互相对比一下乐子不少,张猛是伤害罪,熊剑飞是聚众滋事,孙羿是非法窝藏枪支,鼠标是诈骗,豆包是盗窃,几人看李二冬时,李二冬死活捂着不让我看,可不料越不让看越勾引兴趣,被众人硬夺了,一看都笑喷了:涉嫌强奸、猥亵妇女罪。

这罪行和这货的贼眉鼠眼说不出的契合,其他人忘了自己的罪行了,笑得肚子直抽搐。李二冬可怜巴巴求着许平秋道:“许处,能给换个罪行吗?这太折磨人了,我还没饥渴到

这种程度。”

“下次一定换,不过这次时间来不及了,先凑合着啊。”许平秋笑着道。这都能凑合,听得林宇婧和高远差点憋不住严肃的表情了。

再看许平秋时,许处长却是踱步到了最后留下的那个人身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余罪被这么多人看得很不自然,低头乱瞅,像是要瞅个地缝钻进去,许平秋道:“需要给你现在订一张机票吗?”

要送走了,看表情没有一点可惜,余罪为难地看了眼许平秋,落在最后了,那是不好意思走,也不好意思站出去,难以回答时,许平秋像故意嘲讽一般,对着众人说道:“你明明很平常,为什么老是标新立异呢,难道这样会显得你卓尔不群?”

对着众人,可目标却是余罪,一干学员闻之,哧哧笑了,有人向余罪做着鬼脸,有人向他投着斜眼,站着的余罪成了全场的焦点,反倒全身不自在了。这时候,如果刺激得过头一点,也许他会拂袖而去;可刺激的力度不够,他又会踌躇不前,这是最伤许平秋脑筋的。他在斟酌着恰到好处的方式和力度,可脸上又是一种根本不以为然的随意。

想了想,他还是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方式,随意地看了眼,像无关的风景一样,扭过了头,又回到了那群学员中间,这时候,鼠标和豆包在交流着,两人一摆头,说定了,直上前来,一左一右,架着余罪,鼠标说:“走吧,没有你们该多寂寞,是不是啊兄弟们?”豆包也道:“兄弟都堕落了,都有罪行了,凭什么你旁观呀?”

众人大笑,看样子余罪就算出局也没路可走了,其实豆包和鼠标拉着他并没有怎么费劲,那说明他还是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到了前台,余罪稍一犹豫,许平秋在一旁笑着道:“余罪同学,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和上次不同的是,只要进去,中途想退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上次你都是靠别人接济过来了,这次行吗?这次可没人去接济你呀。”

余罪一扬头,鼻子哼了声,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手将招聘书一扔。

许平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一切到此,圆满了。

##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